

今獻彙言外集

撫安東夷記
西征石城記
興復哈密記
平夷錄
東征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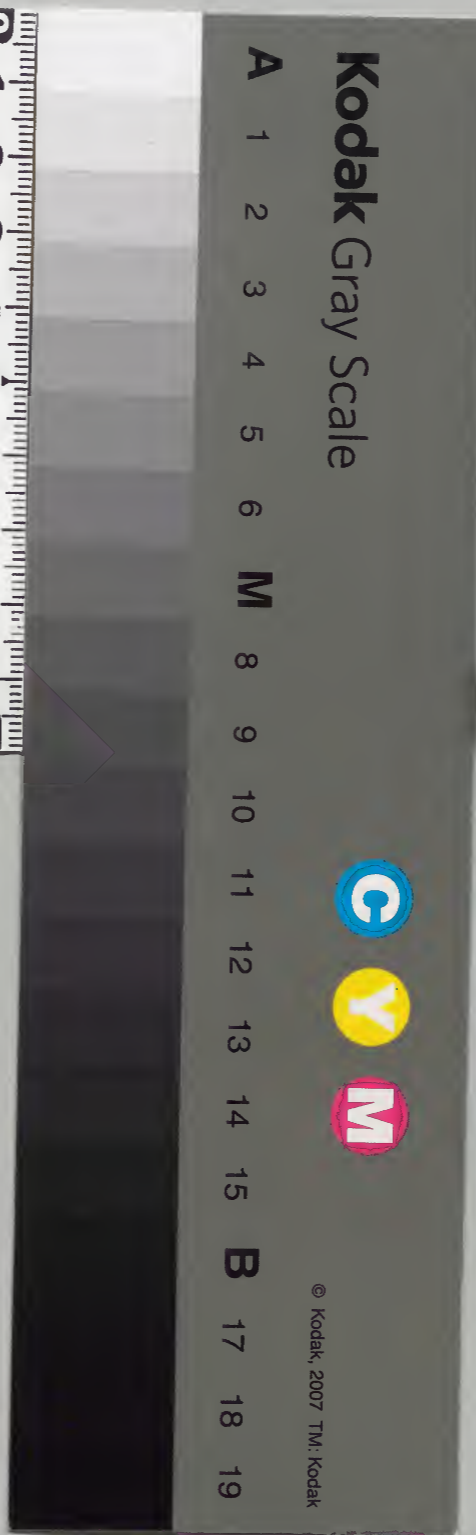
江海藏渠記
醫問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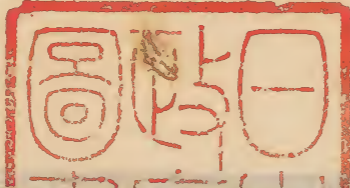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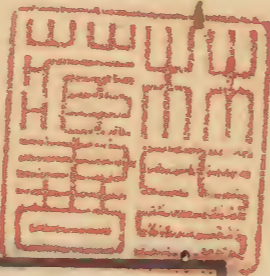
| | |
|-------|------|
| 漢書門類 | 三一五三 |
| 架函號類 | 九四三 |
| 冊架函號類 | 八七四 |

| | |
|------|---|
| 內閣文庫 | 漢 |
| 三一五三 | 架 |
| 八八三 | 冊 |
| 八八三 | 函 |

| | | | |
|------|----|-----|-------|
| 內閣文庫 | 番號 | 漢 | 3153 |
| | 冊數 | 8 | (8) |
| | 函號 | 371 | 22 |

御





撫安東夷記

西征石城記

興復哈蜜記

平夷錄

東征紀行錄

江海殖渠記

臺灣漫記

淺草文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臺灣漫記', '東征紀行錄', and '平夷錄']

撫安東夷記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
以西北通胡戎
乃設陝西行都司
于甘州山西行都
司于大同萬全都
司于宣府又於慶
峯口外古惠州地
設大寧都司遼東
遼陽設遼東都司
陝西寧夏即趙元
昊所居地設寧夏
左等五衛而遼之
廣寧尤北虜要衝
復設廣寧等五衛
各都司并寧夏咸
號重鎮焉時則

撫安東夷記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通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于

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於慶

峯口外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

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

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各都司并

寧夏咸號重鎮焉時則

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
府寧王於大寧遼王于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
凡有不逞即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
成祖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
大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所亦皆入順天永平二府地
方時谷府未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
之南昌遼府於湖廣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
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
白雲山立泰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富峪衛

虜之附近既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
金之野人女直分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
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
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為都指揮督統之為我藩
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天
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
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
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
厚以故凡迤北征計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永招
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遷開原者叛入毛憐自

相攻殺宣德間

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
居之老營者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
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
人入貢以為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
路如一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為難字其性則
建州女直譎詐過於海西海過於朶顏等衛蓋海西
建州馬步軍能戰而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
北虜也先猖獗三種之胡逐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

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
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并海西
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
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卒死于也
先之亂

朝廷所賜璽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
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
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帝嘗賚視昔又薄皆
得忿怨思亂遼東人咸如而時未有以處之積至成化
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

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

朝廷命太監黃順德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速赴京師而山仍桀驁北行至湖廣秉輔等以為山若復歸貽患必大奏聞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訛加斯蘭為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于乃以兵部右侍郎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三年八月也九月

即抵遼東遍歷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凡所為防虜計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任巡撫遼東後子而允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當法則止罰草而復俾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諸軍士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則以十五事上師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為際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勸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

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衆犯邊邊將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衆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啓

言之邊患為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散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衆虛入境夫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着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菜之捷聞時太監

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河邀大功
上命司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
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
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
署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
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致西
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
曰諾及宣至大內府公傳...
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

升大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行汪深以為
恨衆皆為弔懼弔以事關...
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
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二二歸論其
衆使知...
朝廷意乃遂有十教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
衛首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
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
無劫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
朝廷招安實難於度且予遂...
朝廷招安實難於度且予遂...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
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
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為名陰探於渠魁卜刺
答所景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
數千而馬悉臆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
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
聞於朝且言夷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
難保邊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叅將崔
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叅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
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北子至

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
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
多海西人馬叅將崔勝周俊馳報陳以為功予因并
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皆逆天道既聽招安旋
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
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日百
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舍成只仍招撫以安地
方
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
乃一體論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

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既降予慮其
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失襲者皆令來
見譯審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重書底籍明白再
遣遼東守臣勅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
以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
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間其聲久無一人復出者汪
至開原更有予原所招出元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
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
欲歸寨叅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焉
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

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
者也何間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曉之既
又以騰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
欲再招出見宗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
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
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予上予至京師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
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
以信等建訊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者上疏
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尚書林聰往勘比回

信等獄皆解有諸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
四川成化癸卯乃蒙
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按遼東顧軍士雖喜而將
臣甚疑懼予率公以處之迄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
心亦安矣嗟乎國計松楸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為國
之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於
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
為人臣者亦可監矣

撫安東夷記終

西征石城記

殘元部落有把丹者任於陝西平涼為萬戶我
太祖既平江南克燕都下三晉兵至陝西而把丹等率眾歸
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則散處開城等縣為百姓抽
其丁壯為平涼衛軍使自耕食彼既以養生射獵為計而
復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蹄而羊至數千足者
咸仍胡俗為樂正統己巳虜酋也先寇大同宣府脫脫下
袍王寇遼東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虜
酋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眾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

十八九生事漸荒迨成化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俊者獨以羊酒奉李來李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時都御史銅梁陳公介巡撫寧夏適都督張泰致仕居本鎮而養生於鳴沙州迤南與土達相隣牛馬多被賊虜掠傳聞非虜賊即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陳公移巡陝西泰令家人狀張把腰虜掠事於陳陳至陝遂付分巡僉事石首蘇燮達問而張把腰已懼先是鞏昌府張通渭縣人戶逃於把丹孫滿四等堡潛住縣遣里長追捕遂為滿四等所殺竟不知其由至是縣亦上千陳公達之滿四等雅素縱泆不知官府益危懼會新任靖虜等處參將

都指揮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馬足鷹翎等物滿四等因謀於俊而俊實奸黠遂倡謀從北虜時把丹曾孫滿壽者四之姪也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移文平涼衛捕張把腰滿四等甚急其衛指揮日逼督滿壽以應解者壽戇人也了不知俊四等已有叛意遂率火鎮撫笏火四等二十餘人陰携鉄索刑具往捕之四等知之候壽至堡給壽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壽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俱曳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

有小山高亦數仞如照壁狀兩傍空處并後而悉築牆亦
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代人
造此以避亂者城外皆亂山形甚惡人至此毛髮聳然滿
四等常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已而李俊往誘
永寧合泥上達知其平伏羲者分守叅將劉清領軍自靖
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鎮守太監劉祥寧遠伯任壽與都
御史陳公會遣都指揮刑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捕戰
於城下申澄死之刑端遁歸官軍大潰事聞遠近驚駭兵
部請以陳介任壽并寧夏總兵廣義伯吳宗延綏都御史
王銳參將胡愷各率所部會計之寧夏兵先至陳與吳素

不知兵竟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祭祥僅夜二鼓營
壘始定軍士勞若比曉即出兵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
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信最知兵隨陳公言於
諸公曰賊雖誠僞難測然我軍夜間未息凌晨即行且乏
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琮
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
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
木挺而鬪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欲自盡左
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大銅將軍亦二座
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死于賊賊遂乘勢倡

厥凡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靜寧州大路抄略運送耳州
冬衣布花萬餘足餓糧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關讓催軍
至固原具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陳與
任壽吳琮劉清馮傑俱解赴京師八月內乃命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興項公忠為總督鎮守陝西太監劉公祥
為監督行取回京涼州副總兵劉公玉為總兵都督僉事
夏正克左叅將都指揮劉清克右叅將監察御史鄧本端
監軍兵部武選司郎中劉洪紀驗功次益以京營神鎗官
軍五千復調耳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共五萬往討予時
以南京大理寺卿居憂於家服初闋有勅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叛賊總督總兵等官有事計議
務在戮力同心共濟邊務時戊子九月五日也子奉命
七日即行至十八日至陝申戒所屬整點民兵防守城池
及攢運糧餉畢十月一日至固原項公營項方到一日是
夜三鼓聞營外一里許砲聲甚急營中皆驚予尚未寢急
令官軍嚴守營門至天明視之乃賊留文書一紙云容我
每石城居住免納糧差奏聞朝廷饒我每罪等語衆愕
不可測予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信只可整兵以俟進
計因與項劉諸公謀求用兵方畧地利險易衆皆言石城
之險不可輕進又以前兩失利皆難之乃令善畫者圖其

形勢兵分六路項與二劉并予及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
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
綱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羗伯毛
忠鎮守陝西都督白王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劉清
夏政布政司右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
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
羊房堡期三日諸路並出精兵先嘗賊且探地勢迺大舉
比至城外賊覘知就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先失利陣亡
者二十餘人而賊之傷死者亦多衆益懼至十三日會兵
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時賊

尚多居城外者官軍忽之貪取財物賊遂歛衆入城伏羗
伯毛公曰賊能有幾多速進兵勦之官軍四攻上山賊極
力拒敵毛公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賊奮死推阨官軍
退敗墮崖死者衆而毛公亦被害賊被鎗砲死者不可勝
計斬獲數百顆予時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帶草萊欲燒
賊柵西路之賊衆勝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總兵劉
公被圍子城下官軍潰散劉公亦中流矢家人陣亡者三
四人項公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徇官軍懼復登山予
亦調度所領兵破空填列以振聲勢敗軍猶欲遁予號令
敢有在逃者斬之中傷者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俄劉

公子斌來報曰家父被圍乞阻敗軍予曰第入視汝父少
頃頃公至憂鬱失色予從容言勝敗兵家常事況今日之
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北徙無深
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明言伏羗伯忠義奮發身先登山斃
于流矢賊勢已窮蹙且語所遣舍人陶琮等至京但言賊
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久望捷報奏至即令宣捷陞
璽等為所鎮撫其月彗出西方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
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度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西
陞乃交章擬益兵赴援項公與予謀兵應益與否子曰若
不益萬一賊不能平誰任其咎第上詩令撫寧侯朱永率

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未平則併
勦之項公從以上請且日督兵攻圍賊在山熟視不出戰
官軍至暮則回項公憂之予入謀於項公曰賊城中既無
水而藹粟亦漸乏若絕其藹汲則彼若釜中之魚當自彼
斃矣項公從之遂令官軍盡焚左右近地之草賊馬死者
殆盡則又盡以死人馬填塞城外水泉候賊夜汲者設伏
掩襲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艱於水予曰此時賊窮
蹙已其不足慮矣石城南門與東山相近時令都指揮孫
璽領兵數百駐于上以視賊之出入迨兵將回此兵先擊
賊據前山矢石雨下我軍不能出時都指揮魯鑑統莊浪

士兵千餘人出馬前鋒入於殿後每被賊襲至夜方至予
復言於項公曰孫璽軍掣之太早故也候中軍兵行遠山
上兵方掣項公從之自此賊不得上山中軍兵結陣而回
賊竟不敢襲其後獨延綏軍與賊門相對日被攻圍中傷
者衆勢不能支予又言於項劉諸公曰彼處當發兵衝整
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我以此精兵衝其脇賊必折
北衆從予計乃遣劉公子文同耳州達官指揮赤撒率土
兵五百人候賊上山兵即繼進以邀其後賊信胡人十月
八日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至日賊
果出攻我山上兵我兵依法禱之遂斬首十數級賊始惧

會續調耳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
兵已上山山勢高險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久即晡兵
在山上者數千人彼此皆惧而賊尤其子方憂兵不能掣
而賊復恐我攻山乃詐請降欲揔督揔兵官詣城下項劉
二公皆卓騎詣彼久不回賊披戴明盔甲者數百人環遶
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予與太監劉公在溝外予曰賊窮
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遮留何以言之 朝廷速邀二公
歸賊堅訴要巡撫大人來予曰若不往是示怯乃從數十
騎至溝邊大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咸在此罵訖復
以精兵四外旋遶此去之賊遂入城予至城下滿四同歸

滿璿等乃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我
今既如此願赦死請降予乃言劉叅將等激變爾等朝
廷已知之各官解赴京師矣爾速降朝廷必宥爾罪賊
皆羅拜兵始獲從容而下一無所傷予因問滿璿曰爾被
逼劫入城非及者璿乞命予遂帶璿回營次日賊即設衣
柵於山上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旗者
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讐殺可乘機勦之予與項
劉諸公謀曰此言固不可深信但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令
中營軍士晨食及傳諸營俱早至山下賊果亂未及俱上
山亂矢下射戰良久我軍仰面受敵予與項劉親在陣前

督軍矢至面無敢避者賊亦多傷但不能得其首級耳日
將暮遂掣兵晨至山下則用守城太將軍銅鏡往城中擊
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敢燃火賊堅壁不
出迨暮始回軍中頗嗟怨竊相謂曰攻則攻之使我輩早
還終日受寒何日得了予聞之又言於諸公曰頓兵日久
恐生他變即黃河一凍北虜入套我軍豈能久駐其時賊
乘間突出奔入河套與之合則貽患有不可言者莫若攻
城破之可必衆不敢決時城中有一人代滿指揮送鋪陳
馬足到營有識之者曰此陳都堂字子張馬六也陳公軍
販遂從賊予問曰爾可回否馬六懼不敢對因留詢城中

事彼既不吐實復譎張欲陷我軍遂遣人終送回固原
寧家即於山溝內殺之石城外有壕深丈餘人馬不能至
城下予思欲用土填之乃取各城上圍竿木數千縛成大
橋置之兩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用以攻城至期遂推至
壕邊抵其前以遮矢石命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袋以
填壕須臾壕平車至城下以竿繫城果高二丈五六尺賊
乃開舊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予因欲舉此臨城衆恐傷
人予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不決乃止賊
用是益惧漸有出降者予與項公議曰此輩不可害也遂
給帖令旗牌半送出營任歸家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

法禁之終莫能遏我軍圍困日密賊既無馬與水漸有逃
散意乃令曉番語人四外招之時回回楊虛力驍勇素有
謀略四倚為謀主見勢不可為遂以十二月十六日晚出
聽招至大營時予方會諸公籌畫兵事虛力至心甚恐予
曰汝既聽招而來不必惧劉掄戎拔刀與誓曰爾若能生
擒滿四或殺死來獻朝廷有榜文賞銀五百兩金一
百兩陞爾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外屏人問曰何日
可戰虛力曰只在明日倘落雪人有水難以為力但滿四
最怕神鎗至日若戰不可放鎗即彼退去矣予又曰何處
可戰虛力曰只在東山口予復曰賊兵精銳尚多爾可計

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公亦厚慰之乃遣去次日至五鼓
子與項劉二公整兵而出至山下其東山口係延綏兵所
守地而機又不可預泄乃謂延綏參將胡愷曰爾營兵連
日傷損寔多中軍兵可代爾守一日胡應曰諾予即命掣
其兵移中軍兵于山口令人於高山一視之見有騎白馬
出城者乃四也既而東山上杲有披戴明盔甲精銳數百
人項公方信之劉公恐其子文者尚在彼不利欲麾兵進
予曰不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探者忽來報曰今
日所殺賊箭往上射予此之曰賊多詐王公銳等漸覺之
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我軍因奮勇鏖

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為郭遯生擒少頃送至軍前
爭功者不已予午刃欲殺之衆方散予與項劉諸公議曰
四既就擒城中破胆衆勝逼城崩之必矣劉公曰既得四
且罷若進兵恐賊堅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大悅
予乃書火牌十數面行各邊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人心
賊有馬驥南十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其
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擒四等捷聞且止援
兵有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一日城中復立平涼衛
達官鎮撫火敬為主以拒官軍凡逸出者即殺之項公令
諸營各遣夜不收數人夜偵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

追蓋欲散彼之黨易成擒耳劉勳我議欲任城中餘賊皆散去不追項公與予議曰賊自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十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意即又叛矣終為陝西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去詢其黨滿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并復其家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山有得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俟取用楊虎力家口亦被獲虎力曰望救之予令旗牌手引虎力逐一認

之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力被宥者亦衆蓋以其預有功也惟舊時為盜者百十人走葦葦山置帳房數十頂居之累招不下項公命攻之亦不克予與項公議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能得之葦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城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為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至於陣亡官軍之骸骨久暴於城外則令右布政余公子俊收聚起大冢葬之祭以牲醴復立石記平石城歲月於山崖以示永久及會項公至葦葦山視之予方欲設法攻勦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矣僉謂我軍久暴於外倘北虜聞之擁衆來此其何以禦之乃留精兵三千於本山之外伺賊予

與項公等於十二月二日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予乃宴
揔督揔兵并各鎮巡撫將佐尚有所獲土達老婦人三百
餘口予與衆議以之解京途中勞費悉責其親戚放遣之
項公以二十六日歸陝而諸路兵俱回鎮其生擒賊千餘
恐生變即營中斬八百餘擇留滿四馬驥南斗火鎮撫等
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滿四妻解赴京師且以兵
後久安無虞之計 上聞再奉勅獎勵而葦葦山餘賊至
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刺亦伏誅傳首至陝餘
賊解散其未珍土達悉不究令其本分耕牧蓋慮其奔河
套以保大虜也於是石城迤北 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

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戶所改為問原衛奏選指揮
等官苗鳳等七十餘人理衛事復添兵備僉事一員舉鞏
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公等遂班師本年三月論功
行賞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公陞右
副都御史予與延綏巡撫王公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皆
陞職有差而賞亦厚先是項公日披堅於石城下督軍殺
賊雖矢石如雨略無惧色予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及是人猶以功夫大賞輕為
不足淬勵人心云滿四及妻等至京師皆磔于市任壽吳
宗陳介謫戍兩廣劉清馮傑亦坐誅惟李俊之姪洪滿四

之姪安亡去予釣撫竟獲亦弃市京師四月勅撫安所
餘土達予復親詣固原檢其尸數拘其老者面論以生生
之樂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為亂遂奏給復
三年以安其心復榜示曉之選壯者千名隨軍皆俯首樂
從願効死力以報復再奉復指揮滿壽官陝西西安左衛
帶俸以絕後患師旅旣靖西方底寧予年方四十有四濫
膺巡撫重寄於兵事蠶午之際得偕項公等同心戮力凡
營居野外者六十餘日親犯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
獻馘殄平巨寇迄今三十有六年歷歷若前日事故因項
公後人求論次其先烈而并及其始末之詳於此使觀者

有以知兵禍起於細微戰功係於謀畫則皆思患於未萌
圖成於臨是亦有志建功為國者之一鑑也豈直備史氏
之略著一時之績而已乎

西征石城記終

西... 漢... 唐... 宋... 趙... 吳... 寧... 僭... 稱... 帝... 遂... 併... 西域... 大... 為... 宋... 室... 患... 元... 太... 祖... 起... 自... 朝... 漢... 收... 併... 諸... 夷... 十... 主... 中... 國... 者... 九...

興復哈密記

陽平馬文升言

幅員之內以中嶽為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其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番所據終唐之末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宋室患元太祖起自朝漢收併諸夷十主中國者九

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出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
不拒不來不究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馭戎狄之
道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徠四夷而西域入貢
者尤盛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
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
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
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
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若峪肅川亦

有陰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
斤番兵數千駐若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
竟無功而還
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
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來聞
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額都督罕慎襲封為王成化二
十年遣使送入哈密鎮守太監覃禮總兵官周玉都御史
王繼皆賞賜白金綵段而効勞之人亦各陞賞矣弘治
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尋遣夷使

入貢且丐大通事往和番因求爲王以主哈密國事予時
任兵部尚書以爲近日迤北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
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
拒乃具以上聞請降 聖書付甘州守臣遞遣哈密夷
人曾居甘州者賞賜阿黑麻切加責諭時王母已故弘治
四年本酋遂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 聞事下兵部本
年八月予以爲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番夷同
居一城種類不貴彼此頡頏比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
克力教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侵凌至爲
難守心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

復哈密不然堆十年未御安耳先是曲先安定王遣使入
貢即忠順王裔派也予因命通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
姪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貢使舉王姪陝巴可任狀予遂
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審可否守臣尋以陝巴堪舉及據
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刺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
量宏足以服衆願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 聞弘治五
年二月予集議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
冠服也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予哈密未幾諸番
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
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

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
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內閣禮部尚書
太學士丘公謂予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予曰邊方有
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圖窺利不善騎射自古
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讖言不可不
慮予因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
方多故公往車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
郎張公海都督僉事張謙領勅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
略之既抵耳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教人并遣在邊通事
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

欲同回張縱等不可則遣哈密夷人以勅往迨久十四
張縱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教以間復捕哈密
反通阿黑麻點詐回回某等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
頗知畏懼予以爲此虜旣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
勅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
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開嘉峪關示西域入
貢諸番夷居毋令入使阿黑麻結怨於衆夷以孤其勢張
縱等於弘治七年三月來前聞卽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獄張降外任縱住俸閑住

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蓋以成化
間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皇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
上即位初彼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
上不貴遠物諫官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
年利厚賞乃教誘阿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
州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為彼張虛聲以挾文
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
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
整兵以俟謹烽火明介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

竒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
曉之伐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
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予以為此虜若
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
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者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
為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命守臣遣翥奏事京師詢以
襲殺牙蘭之策翥即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慣習予曰
若用漢兵三千為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各持
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
治八年請勅耳州守甲棟選精銳漢兵如前教令分守

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田南山取捷齊馳至罕東急調番
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
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漢東兵不至即命彭清由無水
草常道往牙蘭預知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城已空矣僅
斬首四十餘而威亦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
兵雖至哈密既未得牙蘭且擒斬不多獨軍士重勞悉加
陞賞至於鎮守太監陸闇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右副
都御史許進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請

上裁之乃加陸闇俸米二千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
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賞足耐功

人心允愜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
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十年也
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侯命然後取寫
亦滿速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齋及阿黑麻
勅諭并賞賜表裏等皆附入今降勅內俱交與後貢番
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賜陝巴蟒衣綵段冠
服通值總制三邊經略哈密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
來請勅就賜彼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
專權用事勢傾中外以指揮倪端百戶王希恭充軍閫住
指揮使馬俊常至哈密又三人皆迎合彼意希陞太官母

誑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爲名可至土魯番取寶以彰功彼
好異端不度其詐因令俊等進 求復職予以俊曩守靈
州貪叨特甚既充 閑任官無名可復俄有 旨復指揮
同知及予請以應賜陝巴冠服綵段等物令至總制王公
所遣子戶張仁齋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遂耽延月久一夕
內侍暴死于庄予始得請以陝巴冠服仍委張仁往至則
王公適以其日卒于位竟未見其成功也至弘治十一年
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 勅諭就車州給陝巴其三種大
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字羅係畏兀兒拜迭力
迷失係哈喇灰種類皆異佐陝巴者予又慮哈刺灰以射

獵爲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密城遂請量留其家室之
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係其心并將張維等查出前居甘
州及後哈密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糞種
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千戶 等於弘治十二年二月護
入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來有
功者上聞予論功上請鎮守太監陸閏總兵官彭清都御
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陞賞有差自是阿黑麻感
畏 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貢諸番無警
邊方底寧而 九重亦紓西顧之憂矣噫攝服黔獷之醜
虜興復久滅之番國予晝晝夜策勞心焦思仰仗

聖天子明聖得久任居中以經略者蓋一十有五年矣而功始就何成事之不易耶因記興復歲月及我朝設置之由俾後之人知其始終本末得有所考云

興復合密記 終

平夷錄

鳳陽趙輔著

建州三衛世為女直東方之黠虜也深處萬山林木障天
暗晝如晦恃險負固已有年矣末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
戶者悖逆率衆數百騎往投之其黨類遂滋日浸強悍會
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初閔生民之艱不即加兵姑撫綏之彼
狼子野心終懷覬覦迺者守邊將吏弗能制禦以致猖狂
莫遏一歲間寇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
皇上震怒乃與明罪之師以輔掛靖虜將軍印授以

成命總統戎師復以太監黃順少監張璘監督軍務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兵戎副叅厥事則都督王瑛武忠總督糧儲則僉都御史張岐督陣紀功則監察御史孫珂崔讓呂雯邊鏞往來游擊則都督王鈐都指揮韓斌協同游擊則指揮黃欽分兵出奇則遼東副總兵都指揮裴顯左右叅將孫璟周俊推鋒破敵則都指揮楊嶼柯忠曹廣戴廣楊廣海榮楊玉孫龍文寧崔勝焦貴白欽盛鑑等綜理營陣則都指揮曹浩劉通傅海王錯護迓饋餉則都指揮郭瑄通得京營與遼東漢番官軍五萬餘衆各秉忠赤咸奮敵愾俱以成化丁亥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兵分五路深入虜地

左掖左哨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掖右哨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濛豬江中軍自順撫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蘓子河至古城朔以是月二十有九日大兵齊舉時則有若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兵萬衆以助官軍皆如約抵虜巢無一後期者勢撼山岳聲振天地虜寇望風披靡辟之破竹迎刃而解擒斬俘獲虜酋指揮若女等呂千數賊虜牛馬無算巢穴蓄積蕩然一空收其被虜者歸厥家間有遣寇奔遁深山以保殘喘一月之內虜境肅然時積雪盈尺寒風裂膚不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遁寇

指揮張額的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唐以來人跡罕到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命

天兵卒然至此使我父母不相顧兄弟妻子盡被擒戮家產已盡死亡無日豈非天也耶遂具奏納之予惟建州之地東南接鴨綠江朝鮮國正南則三江月虎城正東則毛憐衛七姓野人黑龍江奴兒干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又泰寧富峪朵顏三衛之虜賊也而建州實處其中左右前後盡為夷狄相去聯終犄角應授五嶺喜昌石門又咽喉之地不

得並行騎不得成列乃一夫當關萬夫漠開之險今

王師一舉直擣其中長驅席捲所向無敵誠我

皇上德動天地威播華夷神謨廟筭之所致也其萬萬載太

平無疆之休又肇乎此矣予觀成功不勝雀躍謹拜手稽

首而作賦曰成化丁亥仲夏既望

上御奉天端拱南向金印白麻授鉞命將

帝曰建州之虜酋也受國恩之曠蕩茲乃悖逆荼毒我邊實

罪大而惡極宜天討以殄殲惟渠魁則罔赦在賫從而悉

蠲臣拜

天子萬年臣聞建州文直東夷猾虜食肉衣皮山居林處藉

六子矢以憑陵恃山林之險阻其心狡黠其力強固蛇突系
奔條來忽去曰漢曰隋且緩且撫偉矣唐之太宗乃奮東
征之舉僅勒焉於鳳凰之山敢肆志於豺狼之所茲行斷
帝出於
寔衷廟笑敢乞於
當宁
帝曰俞哉汝其征徂闡外便宜付託在卿臣拜稽首載懼載
競爰整其旅于焉啓行征車彭彭以載道旂旒央央而嚴
程發通津而出山海歷義錦而抵廣寧覽滄海之浩瀚躋
閭山之峭嶒遼河一水而三盆襄城百里如砥平乃營細

柳乃閱大兵帶甲十萬鐵騎如雲弓刀鱗次旌旗蔽空將
士賁勇如彪如熊精忠炯炯兮貫日膽氣堂堂兮如虹揮
金戈兮止白日擊鼙鼓兮轟雷霆威信洽而士心一賞罰
公而號令明列八陣布五軍紛鳥蛇而變龍虎配天地而
合風雲左哨出柴河而掩平東極右哨襲太行而擣平老
營左掖右掖前軍後軍中營握機總掌摧衝潑豬江之巨
浪滔湧摩天嶺之群峯嶙峋鴉鶻關險踰於蜀道鳳凰城
高竝於嵩衡黑松林之森森當白晝而如晦石門山之轟
轟峙積雪而如銀樹木蒙密蟻蟻過而猶礙鳥道懸絕猿
猱懼而愁捫蠢彼虜賊負固并吞剗絕壑為濠湟樹巨木

為城廓畫則拒奔夜則衝突羽鏃蝟飛兵刃相薄移日之
間轉戰百合雖周之儼然漢之匈奴未有能過之也於是
我兵鼓勇敵愾奮怒髮衝冠目背盡裂乃陳三軍乃石
五丁伐鄧林碎昆侖剗渤澥填東溟馳龍騾以蹴踏驅虎
賁而咆哮揮倚天之長劍寧滿月之烏號神鎗發而火雷
迅擊信砲舉而山岳震搖盡虜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見逃
剖其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塗其膏強壯就戮老稚盡俘
若土崩而燼滅猶瓦解而水消空其藏而渚其宅杜其穴
而火其巢又有朝鮮之一國率兵萬衆以効勞搜天門與
地角刮海底而楊濤甫及旬日之內虜境以之蕭條外有

毛憐強虜七姓野人四百餘種之海西三衛朵顏之天驕
無不心驚而氣喪膽落而銷王師全勝以大捷征夫凱
還而歌鏡猶夏啓之伐有扈如帝舜之征有苗也山是遼
左之民迎拜道邊簞食壺漿舉手謝言昔遭虎狼荼毒萬
十今我得生如解倒懸我得衣衣

天子之賜我得食食

天子之與凡此更生不可枚舉是乃

天威遠播

廟筭如神拓其疆而廣其宇誅其罪而弔其民陋漢唐之黷

武昭

當代之施行神武大振於窮荒

聖德光被於四表車書田此而會同華夷以之而一統桓桓
猛士糾糾虎臣振旅回朝陞謁

紫宸

天顏怡悅海宇咸春報功行賞兮世其祿分茅胙土兮崇其
勛雨露均沾兮九天降風雲慶際兮萬方寧蕭韶九成兮
百獸舞干羽兩階兮四夷賓耕田鑿井兮利其利出作入
息兮堯舜民熙熙皞皞兮俗化美巍巍蕩蕩兮而天下莫
知所云也
平夷錄終

東征紀行錄

播景有苗弗靖予奉

命率師撫勦以成化十二年丙申秋九月二十日發蜀
城從眉嘉叙瀘舟行凡十有二日達重慶府自重慶
陸行九日抵播州整飾兵旅凡二十有三日自播州
三日達餘慶長官司又二日達白泥長官司又一日
至黃平安撫司駐劄行事又四十五日始事竣首尾
凡一百奇三日惟行役有誌古人是重况興戎大事
又可無紀因自重慶師行至班師之日凡所經歷山

川與應事接物之槩各備書之且各系以小詩一首
用備他日閱覽吉行不載也

本年十月初八日重慶發軍渡江而南登城南高山
整肅士馬將佐以下壯氣可掬馬上口占四絕句云
長子帥師吾豈敢誤承兵柄付書生南山高處行軍
令龍虎雄才聚柳營又鳴笳疊鼓發渝南手挈三軍
駕而驂料得東苗諸部落馬前不信是張堪又大酋
山谷恣跳梁

聖主寬仁浩莫量諄示小臣毋妄殺賊魁擒盡更擒王
又十萬貔貅入播來秋毫無犯市門開此行李為安

邊計說與諸苗莫浪猜是日宿百節驛依山而行陂
平相半人不覺勞驛在溪橋之口面燕尾山水聲汨
汨雲山疊翠亦有佳趣更成一詩百里長途險復平
肩輿緩步蹈莎行明朝終是崎嶇道入播初經第一
程初九日過白渡驛宿綦江縣是日途次大風有寒
意行境有山崑然在東起自重慶城南為真武山中
為雲篆在百節為燕尾在白渡為鳳冠在綦江為太
公皆一山發踪綿亘二百餘里轟轟起伏不絕漫不
識其所關也有詩紀之峰巒凌亂白雲封綿亘東來
幾萬重形勝不同名亦異只堪瞻翫不堪從初十日

宿東溪驛是日微雨過綦江三十里有山名魚梁高不可名土人謂此山直抵播州千里不斷東行百餘里皆高山懸崖曲折艱於趨陟而兩山樹木蓊鬱翹翠可愛亦足以豁幽懷也峰巒潑黛號魚梁萬疊牽連至播陽形勝有餘行部惡宦情到此倍淒涼十一日宿安穩驛是日過桂厓與九盤坡間王扁皆羊腸道若下井登梯居人慕播相叅語音不可省九盤曲折白雲邊下視平途并底連始信前人不欺我分明蜀道若登天十二日宿松坎驛即古夜郎故地蓋李白所貶處去驛不三舍有縣治遺地及竹王祠基尚

存是日過清齋木交二坡甚崎嶇不可登行者宜慰使楊愛率其部屬逆至境上貴州鎮守總兵巡撫三司亦遣指揮二人至途間懷古有詩按節三苗過夜即徘徊因笑謫仙狂人亡邑廢名空在猶有祠基說竹王十三日宿桐梓驛其日過九龍山山有合抱青桐萬樹周圍九山環遠一山在中土人謂之九龍奪珠又過櫃崖崖如削壁上有懸石如櫃形土人魯班有木具在內人近視之輒出奇怪荒唐可笑爲之詩曰顛崖懸石形如櫃怪誕相傳鬼物封蠹起一山環九嶺土人號作奪珠龍十四日宿播川驛俗謂鬼

崖又謂鼎山其日過滴洞三坡坡皆陟教里迤迤陡峻輿夫拾級而上流汗如注吊亦步登不里武如重負在足喘息莫之前又過大小二箐雖不高險而廣薦大莽樹陰交合竟日不見天色殊足溼楚已而廣東朱巡撫時傑遣百戶劉昇至詢之舊事歷歷非前日有可感者紀行有詩何代人稱滴洞坡陀一望更嵯峨輿夫躑躅頻揮汗拾級行行費力多十五日宿永安驛俗名四渡水是日過樓山多磔礪圓尖獨立如樓連珠數十不止故名中道兩山相峙樹木蒼鬱曲逕百折望之殊覺無路而迤迤七十餘里皆能

容八人肩輿亦可愛也抵晚楊宣慰又率屬來迎道上有言兩山對峙樹交加一逕潛通百路賒翁鬱不知天色瞑馬蹄薄驛日西斜十六日抵播州爲湘川驛是日山勢自永安驛至播已漸低路可通車居民富庶有江南氣象楊宣慰父子率其土兵萬人布營壘於十里之郊砲馬交作軍容甚都抵城宿宣慰司謾賦一詩山到湘川勢漸平田連阡陌戍連營居人萬井青山外雲水中間是播城十七日與楊輝宣慰計議行軍事宜彭叅將遣指揮許昂至十八日馬布政馴張僉事子言至彭叅將再遣百戶議兵事至十

九日貴州都指揮許昂遣平越衛江指揮議進止二
十日陳蒙爛土舊土官張冕子永慶率其子與部屬
三人泊天壩苗平寨首保阿利遣其部苗阿添皆至
納款示以軍威曉以利害給以榜文火牌各苗遂叩
首刻木願以諸寨來歸勞撫而去二十一日出演武
場觀兵犒師條示行軍進止之宜二十二日定行軍
次第二十三日遣典史侯祥往貴州議邊鎮撫毛穎
往酉陽約束土兵二十四日微雨頗寒衣加薄綿二
十五日遣指揮劉忠率合州江津等處兵快千三百
人為先哨因喜叛寨多聞風納款賦一律識之萬里

遐荒古夜即提兵十日駐封疆攷鐘伐鼓將從事吠
犬跳酋漸息狂儒者帥師真自媿遠人違化正宜傷
試憑一紙招安檄盡取苗圖獻

聖皇二十六日遣千戶劉泰率巴縣永川各縣民兵千
三百人為次哨二十七日微雪宣慰楊輝父子率其
部屬土兵八十餘人禡纛啓行為三哨再給榜遣千
戶劉顯全頭目楊廣入天壩深寨招安二十八日自
調不謹遂成採薪之憂通夕不寐枕上口占自訟自
喻瘴鄉卧病若為情伏枕支頤百感生藥鼎不除通
夕火漏籌數遍五更聲謬膺厚享宜承罰檢點平生

頗自明斗柄來朝當建子也知剝盡復元亨二十九
日遣指揮李鑛率長寧鏢千人為四哨貴州都司
差指揮高賢賚文至三十日遣指揮宋禎率江安鏢
千人為五哨是日二哨官先發十一月初一日貴
州巡撫鎮守總兵遣指揮楊雄來議進正初二日恭
遇百八歲聖節二十三日遣指揮李璋輕騎先發為
萬壽聖節率屬行禮畢誌喜有詩慶雲扶日上蓬萊
萬歲居王壽域開大地歡聲同舞蹈九天佳氣見昭回
瞻依身在遐荒外忠愛心從災背來天保詞成偏雀
耀臨風欲獻媿微才是日都指揮李璋輕騎先發為

招撫之計已而茂州孫叅將差百戶陳祥賚文至初
三日原差賚榜招撫頭目何清回備陳招安之由與
冊章密秀久叛山苗向撫之意隨差千戶俞貴促三
司前進招安初四日晴初五日閱武且犒戎縣鏢千
初六日遣百戶王永慶率嘉定等州縣民快千二百
人為六哨是日住播已二十日燈下獨坐忽成老母
之思為之悵快不勝懷抱賦詩自訟獨坐悲身事高
堂有老親音書勞歲月定省曠昏晨霜鬢能欺我塵
纓解縛人忒激徒在誦掩卷益沾巾初七日啟雨遣
百戶張永讓率武縣鏢千七百人為七哨三司既先

發而米鹽戎馬之事萃於一身殊覺尾瑣因賦一律
自喻且以喻同事者僻壤誰籌筆軍門自拱稽牙旗
朝布令刁斗夜聞擊殺伐非吾志懷柔是本题二苗
雖異種一視總黔黎是日石砭宜撫馬澄率土兵至
初八日犒石砭土兵郁貴回自白泥初九日率師發
播東行馬上有口占曉總三軍發鳴笳吶喊齊瘴烟
隨日散壯氣碍雲低羽燾金輝日花駘鐵裹蹄征苗
因落膽投款莫猜疑其日循山依澗而行不堪崎嶇
中道登高山立馬四望萬山在目莫知所窮火地水
田殊無隙地蓋土人不事工商竭力耕作然也晚宿

仁水驛立馬高山望遠天層巒疊障画图懸林林萬
井深山裏不見人居見竈烟初十日宿湄潭驛其日
甚寒高樹雪片凍合不鮮望之真瓊林玉樹而行次
深箐高山草莽蔽日茫若無路凝睇山次竈烟如雲
詢之則土地肥饒地利甚厚人樂居之且無訟無盜
蓋過於播中諸處遠矣喜而有詩不問征苗且問民
水田山地兩宜人鄉無盜賊民無訟疑道湄潭別是
春十一日至鰲溪驛宿餘慶長官司其日過土門嶺
與野宿山皆崇山廣箐踰此雖高低曲折亦可容車
自湄潭東行四十里皆湖廣備衛屯田與播民相叅

住漸東行二十餘里率荒野無人居惟長莽恠石相
為高下然地多蕨箕一望如黃雲土人藉之克饑民
不滿二里流亡相半而全設正副長官輕肥自若豈
撫綏之失道歟事難懲究詩以紀之征旆行行日欲
西黃茅深處是蒼溪民惟十室官全設誰把流亡戶
口稽十二日宿岑黃驛其日過茆山坎其山蜿蜒自
北而南差找不可名循山趾行二十里為茅坪鋪從
次口東進深谷幽箐竹樹蒙密路在翠微絕頂上下
兩難如此者又二十餘里始出坎度烏江江不甚闊
而東西兩山壁立相峙水如建瓴急流奔湍怒號激

搏難設輿梁皆以桐槽筏纜貫縛為渡倚岸即登山
高路從天落騎者皆舍馬步登更十餘里為崖門高
峻益甚行者哮喘流汗浹背至絕頂處回首延佇萬
山皆下而猿猴之聲叫號嗚嗚聞之殊為淒楚蓋自
綦江以東路之崎嶇山之懺險莫有踰於此者山之
西有路通草塘安撫司不百里尚設閔隘土人守之
過江而東皆草塘舊征苗寨自蒼溪至岑黃土人居
者絕少惟崖門有偏橋二屯居人在焉而岑黃在曠
野草莽之區四無人烟岑寂為甚驛官如寓客居僅
茅屋三間而已詩以紀之蒼溪東指是茅坪百種崎

峽未易名鳥道真從天際下馬蹄如在井中行一得
江水人難涉萬仞崖門鬼亦驚自是客懷禁不得猿
猱啼樹更凄清十三日宿白泥驛白泥長官司在馬
其日過小鳥江與小脫箬路甚崎嶇土人號猓獞多
住山趾近驛皆偏橋興隆黃平三衛所屯田頗為富
畏途複道繞羊腸深箬長林走虎狼山水不同人亦
異一般土著號猓獞十四日宿黃平安撫司黃平千
戶所在焉其日過大章大小二箬餘皆高嶺長坡迤
邐斜險不可行三司官楊宣慰與貴州許昂都司各
率官兵中道相迎日西抵城兩舍黃平路行行到日

重安是日灣溪翁當等四十六寨寨長阿條等六十
有五人詣軍門獻牛二頭并以戈弩細款投服各刻
木發誓悉還原占田寨懇乞罷勦犒賞撫遣而歸詩
以識之夫壩田初復灣溪寨亦歸大酋能聽命戈戟
不勞揮次第施仁政權宜息殺機却慙踈淺術萬里
伏

天威平荼土兵至二十日指揮劉忠遣人賫文至鏢手
千六百人前進叅將韓忠遣人至二十一日大雪都
指揮李璋率官兵五千七百一十人通統漢土軍兵
二萬二千八百二十有一人入灣溪撫勸不服苗寨

二十二日宣慰使楊輝率土兵九千人入重安行事
湖廣都指揮鐵堅偏橋衛指揮張齡至二十三日以
楊宣慰等率師東征欲其善始慮終殊切憂懼乃集
古詩句為八章勉之駟駟彭彭爰方啓行既敬既戒
憂心京京又整我六師其會如林夙夜匪懈不顯亦
臨又肅肅霄征踴躍用兵上帝臨汝赫赫明明又驕
好人好念子懍懍戎有良翰方叔元老又駟牡駉駉
烈烈征師以謹醜厲無縱詭隨又哀我人斯民亦勞
止豈不夙夜行邁靡靡又征人伐鼓外禦其侮持盈
守成繩其祖武又敬慎威儀續我祖考世執其功南

土是保二十四日雨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長至禮成
宥詩長至年年在異鄉不禁此日寓遐荒愴悵聲裏
經三月肅殺昔中見一陽天運如車頻自轉客懷與
日共為長浮生碌碌年華邁兀坐書窓思渺茫是日
得濟溪諸苗納款之報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貴州劉
副使本龔叅議晟都指揮張驥蔡英偕至是日千戶
劉顯頭目徐泰自大壩回聞已撫寨首寄保等背約
敗誓將為別圖二十九日遣劉顯徐泰入軍營十二
月初一日貴州三司回初二日彭叅將遣指揮方瑛
賚文至黔江官軍至初三日馬布政張僉事入重安

遣驛丞朱敏住清浪是日以大壩苗賊敗誓將事攻
勦復卜靈棋得三上二中三下之謀其象為在上方
直下人供職有志不違所求皆得姑記以竣抵脫遣
百戶程俊入軍營初四日直慶衛指揮左貴率官軍
東進初五日遣土官同知楊鼎入濤溪初六日程俊
自濤溪回馳報連日攻勦削平諸寨斬俘數千人已
而捷報踵至軍門歡聲如雷殊可快也是日孫叅將
黃叅議差百戶韓欽楊雄賚文至初七日遣長官張
淵入營議事其日楊鼎回自濤溪得容山新附四十
三寨與冊章密秀新附三十四寨納款之由冊章蓋

六洞山苗素無官府鈐束者今一旦得之亦可喜也
初八日都指揮許昂差人至初九日百戶程俊入重
安舍人王洪回自荆襄遣指揮宋禎率民鏢入哨其
夜一更漏下十刻迅雷閃電交作良久自西北而東
南如此者二非時而雷良可畏也初十日大軍移營
入大壩十一日遣舍人陳教賚文往湖廣且令順問
老母起居十二日百戶程俊入大壩張淵回自濤溪
朱敏回自清晨移入清平十三日十四日彭都督差
人至宣慰使楊愛兄弟回自重安布政司差吏目吳
俊至十五日寒甚遣百戶楊雄入營十六日大雪重

安長官馮瑋回自大堤備言諸苗聽撫之由十七日
長官張淵入坦茂州孫叅將差指揮顧恩賚文至十
八日十九日發戎縣鏢手回二十日百戶楊雄回自
軍營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以駐黃平日久懷抱岑寂
因院壁所函崆峒壽意輒題其上曰驅車兩月駐黃
平世路干戈惱客情何似崆峒諸老子等閑騎鶴下
瑤京是日張淵回自大堤巡按貴州李御史差承差
至二十三二十四日劉顥回自大堤二十五日都
貴程俊回二十六日三司與楊宣慰差人馳報自率
師入旅灣溪冊章大堤諸苗或撫或勦彼皆望風披

靡地方克平以是日班師仍留播兵一萬人為備
之計以防剽竊鳴笳疊鼓振旅而歸因原其行師首
尾集詩傳句為十章旅古人短簫之意用識其事云
其詩曰旂旒央央載飛載揚或過寇虐不敢怠違一
章檀車煌煌武夫泱泱柔遠能通覃及鬼方二章駕
彼四牡四牡孔阜我行既集報訊獲醜三章既出我
車既破我斧趕趕武夫仍執醜虜四章出車彭彭如
雷如霆赫赫厥聲適觀厥成五章擊鼓其鏜干戈戚
揚以謹無良以紘四方無此彊彼界莫敢不來王六
章我車既攻駕言徂東屈此群醜在泮獻功七章赫

赫業業一月三捷伐鼓淵淵在泮猷猷八章迺陟南
岡既溥既長徹我疆土告成於王九章鼙鼓逢逢以
奏膚公於疆於理
天子之功十章右旂十章一章六句九章章四句是日
貴州鎮守巡撫總兵遣指揮楊雄至二十七日犒勞
回軍二十八日發黃平二十九日過白泥道中有樹
合抱報千雲霄馬上伎痒披題以詩用紀歲月鳴笳
疊鼓擁班師不用磨崖更勒碑羊挈苗圖歸
聖域萬年樹上謾題詩三十日抵餘慶長官司度歲公
寓岑寂百感縈懷悵然有作暫憇征驛度歲除感時

閱已謾躊躇過來歲月應難復老至聰明漸不如浮
世幾何常作客遐荒萬里獨馳車遙知故國高堂上
白髮慈親正倚闥成化丁酉元日偃指犬馬之年為
五旬檢點平生多為謬妄望道茫茫孔子所謂五十
無間韓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心者
予皆備之矣拜
天舞蹈之餘輒有口占自訟萬方民物共欣欣又見春
光滿紫氛回首五旬成漫浪浮生百歲喜平分光陰
荏苒年華改道德蹉跎髮雪紛遙想故山風致好幾
時容我息勞筋初二日湄潭道中積雪初消險途泥

淖因念自為播東之役倏忽良久民庶有飛蒿輓粟
之勞士卒有眠霜卧雪之苦茲得凱旋舉有室親之
念晝夜行征雖風霜勞苦有所不憚既喜其歸又復
六閔之因集詩傳句為四章以達其意且以自閔云
駟牡駢駢雨雪霏霏二事就緒式遄其歸一章悠悠旆
旌蕭蕭宵征君子於役式遄其行二章六轡如濡匪
安匪徐僕夫况瘁胡寧忍余三章執轡如組玉事靡
盥征夫捷捷適彼樂土四章右駟牡四章章四句初
三日過仁水驛抵播州倣裝吉行口占自諭且以諭
人也蕭蕭行李戎征途除却衣冠一物無抵恐傍人

錯描画誤將蕙苾謗明珠右紀行一通自出師至班
師回播至此外皆吉行在所不錄然所紀皆日用常
事若為瑣屑漫浪無所閔紹至於山川道里之險阻
米鹽戎馬之徵調風俗氣候之不齊雲物之變態苗
情之奸深夫役之驅馳臨高履險可驚可愕之事亦
可槩見一二大抵播為古夜郎地去蜀二千餘里人
情風俗與蜀頗同而大坩六洞諸地則三苗種落去
播又千里王化不覃膏封豕長蛇之區其地險而深
物其人悍而貪殘蛇蠱醜毒家以為常拂之必中中
之必死喜人怒獸殊無倫理資長鏢大鎗為利以吞

併占奪為能矧自據有大漂休徭田寨垂三十年所
同頻年招撫莫之或聽總戎大師亦嘗兩入其地竟
莫能闖其藩籬雖欲為招撫羈縻之計亦不可得余
以書生帥師撫勦而兵戈所至之境皆望風披靡投
戈授首不敢仰抗若甯中之虎繒中之魚乃使數千
家被逐苗民得以唾手光復舊物而我全師凱旋者
豈兵力所能屈服哉蓋群醜積釁深重以六皇天悔禍鬼神默憐其往而又三聖天子威德無遠弗屆之所致公麼小子何敢自冒其
功和夫自興師以來執戟之士卧雪眠霜轉輸之民

東勞筋苦骨繹騷一方糜費公帑驅馳焦勞百端叢脞
顧用事之孔艱而成功之不易傳所謂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者是已惟諸苗夙心朝誓暮悔卒無常信未
可遷同吾人氣指順使此在馭之者何如耳馭得其
道不失其心彼固馴服雖冠戎為父子苟待之不以
其信殺之不以其時或腹削之肆行或徵求之無度
雖禮義之民不能保其不肖而赤子亦為讐仇况彼
草裳血食之蠻貊哉予故於紀行之後謾贅興師尅
復之難苗醜靡常之性與有司撫馭之道如此用以
自閱且以曉司馭者豈徒為日曆云乎哉

有問且以... 東征紀行錄

東征紀行錄

江海殲渠記

丁卯以來逆瑾竊柄括天下財入私... 通州之狼山吾蘇自偽周亡後不被兵至是賊已涉境幸

復無損且折馘焉偶得戕滅始終因稍隱括為記禍終於
南故頗加悉彼三叛之詳或得嗣為之劉六劉七者霸州
之民六七善騎射庚午之冬巡按蔣御史琮命捕畿內賊
頗有功受賞無何朝議以其故盜命京營把總指揮
桑玉擒勦桑以兵圍之於霸二穴密令其黨謀於外行賂
約他魁齊彥名劫圍而逸朝廷以桑逸賊逮下法司
已而釋之時賊白瑛號大王寇臨清六七彥名等徃從之
僅十九人三十騎至而瑛不納乃與朱千九奔湖廣從藍
田亦不納復來山東時五月也流劫大名之境白瑛已死
其徒楊虎將其衆為天津兵備陳副使天祥所敗追蹙方

急遂與六七等合互出剽掠離合不常六月甲申虎自山
西十八盤入武安劫縣庫虜居民轉掠楊義店而過是日
劉六以百騎攻破青州之日照敵殺兵快劫獄掠市又二
百騎轉寇諸城之營上集乙酉千騎入威縣劫囚敵殺民
快轉掠臨洛集入曲周劫掠以二百餘騎屯章丘之馬頭
鎮虜殺燒掠丙戌千騎破武城劫庫獄燒民居遂入清河
劫掠丁亥七百騎入故城殺虜燒掠戊子五百騎掠景州
東西關己丑掠交河之泊頭鎮轉掠吳橋之連窩及德州
之新安店庚寅千餘騎攻破阜城縣燒毀虜掠辛卯千餘
騎入文安劫倉庫獄遂趨霸州殺掠壬戌二百餘騎掠武

定百餘騎掠長山之集家橋房鎮店甲午百餘騎攻臨淄
敵傷吏民乙未寇博興丙申留二十騎攻博興而以三十
騎掠利津之清戶等社九十騎掠壽光及益都之汭洱鄭
四二店戊戌千餘騎攻樂安之下家口及蒲臺之李家口
遂渡河流劫辛丑千騎破陽信燒官民居肆掠又以三百
騎攻崇安百騎破海豐劫囚三百騎攻壽光掠諸莊店百
騎燒劫臨朐之上莊等社壬寅二百騎破濰化劫囚掠民
甲辰二千騎破青城殺民兵傷官吏虜其妻女劫庫獄又
千餘騎寇齊東諸村落燒殺虜掠又二千騎掠高宛之田
鎮店乙巳攻章丘流劫石家庄張宮店丙午五百騎掠歷

城之堰頭鎮又百餘騎破泰安燒東關又五百騎攻萊蕪
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虜甚衆庚
戌千騎破高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破城燒官舍及安仁
新寨二店劫囚掠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殺虜掠士
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掠又千餘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
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城沿途殺虜甚衆甲寅三千騎攻
南官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破新河知縣董昌戰
復劫庫燒虜丙辰破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居虜掠丁
巳六七彥名虎諸兇并集以二千騎屠棗強劫倉庫獄殺
燒慘毒官民吏商死者無計知縣段豸死之賊狂譎轉熾

己未六七彥若圍景州庚申十餘騎破阜城官民居殺掠
辛酉千餘騎攻獻縣燒掠殺虜遂駐交河壬戌攻興濟丙
寅劉六以五十騎破順天之大城縣燒官民居殺掠遂掠
固安之紅村市指揮史王死之壬申彥若以所部六十騎
破青縣燒官民舍劫倉獄甲戌二十騎破靜江燒官民居
劫庫獄掠虜虎以二百騎過河東燒漕艦殺其士丙子虎
以千餘騎圍滄州至干八月己卯方解去自桑園六平而
劉七踵至復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七月沿河結橋楚掠
死復不可數計燬漕舸三百艘民舟無筭是月戊寅朔李
象將塏擊賊於日照斬首七十級庚辰虎以千餘騎寇平

原殺掠東西二關又千餘騎入東光殺虜辛巳千騎攻破
吳橋殺人燒官民舍火達曙壬午千餘騎攻陵縣虜知縣
郁昕妻女彥若三百騎攻滄州捕報雙掠辛應里丙戌宋
指揮贊擊賊於固安之鄭哥莊斬首四十亥許副總秦卻
遊擊朱拒於霸州之平口斬首百二十彥若在靜海青縣
掠得船二百餘將入海陳少卿天祥與張副總俊大破之
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生擒百一十己丑過滄州乃與
六七自桑園寇陵縣由襍陵關而東虎自平原由高唐蹂
臨清而西隨地寇抄壬辰宋參將振擊賊於慶雲之板搭
營斬首三十辛丑許副總擊賊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

有九十俘百有十甲辰卻遊擊擊賊於景州之鑑橋集斬
首百五十癸卯己未大名張同知珣等各擊賊共斬首二
百二十初馬都御史中錫被命捕賊六七之在山東也值
大水無所得而馬方布招安之令六七遂北詣馬以受招
因之馬不能察聽焉六七殺人縱橫自如而我軍欲擊賊
者馬輒止之人情駭憤由是賊勢益暴朝廷還馬去
以陸都御史完代之陸公以是月辛丑受命勅視師丙
午陸辭而行自是以後陸公為政於是廣召募拘馬羸修
濬城隍時朱千戶等寇范縣九月戊申朔遣馮副總禎與
許卻等襲楊虎大破之千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凡斬首一

千三百有奇俘百五十有奇傷溺死者不計其數朱為軍
人沙長孫所殺及劉四齊仲德皆殺死四即劉七弟神德
齊茂名弟也軍聲大振是日以後臨清諸處守備官孫懷
等各擊賊共斬首百九十俘百有一十己酉申都指揮琮
擊賊于史家庄斬首十丙寅許馮卻三帥等又大破賊于
臨清之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丁丑許又破賊于臨
清之孔家營斬首百九十月庚辰張副總及濮州等縣
各擊賊於壽張諸處共斬首百餘壬辰賊犯武城武平衛
指揮石堅覘知以兵要於中路過之截戰擒其魁七大王
李淳并首張雄班信賊逆抗僅七人往報其黨通宵北走

攻破夏巴虞城燒殺居人劫囚庫丙申賊千餘騎去虞城
南攻歸德石堅急返白撫鎮推委其父致仕指揮石璽及
知亳州張思齊等守禦武城衛境俄賊至堅去浮橋帥衆
過河下西至盧家廟帥弟姪家人石盤石奎石確石在等
與賊戰斬首四級生擒小五大王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
四級經虎之孫也賊退屯泥臺店堅與指揮夏時移兵伏
于白龍王廟集是日漕運巡撫張都御史縉奏以宣府總
兵白王守徐大同副總兵姚信守沂州詔從之己亥賊
來奪船渡河夏時拒之未克堅至破其一舟舟中賊皆溺
死餘衆乃退還北岍布陣不散石璽命指揮沈勇帥衆五

百張知州遣民快百五十潁州兵備李僉事天衢遣指揮
鞏臣丁麟帥兵共二十餘同赴戰敗之賊乃往永城宿州
庚子泊溺屍四裝束華整奪回婦王氏言賊營中皆撞頭
哭語被石家人馬殺死我楊大王落水復於水旁焚紙錢
祝楊虎鬼往充府回家乃令楊經認四屍經抱一屍戴四
縫撮髻盜衣甲鮮異者哭曰大大王也復圖形示別賊胡
世傑劉現見即哭楊大王始知果虎也又一屍為李降亦
渠魁同稱大大王者餘黨乃由蒙城太行行劫入河南境
後推其首劉三趙風子邢老虎等脅從甚衆至十餘萬即
所謂河南賊也很暴尤甚殺傷不勝計朝命彭都御史澤

咸寧伯仇總兵鉞將邊兵計之不兩月勦滅幾盡六七
名旣越穆陵東行流劫至沂州攻城犯 王府數日由
嶧縣兗州出至濟寧燒運艦至五百餘艘徑趨大名往來
山東縱橫殘燬所在為陸公之兵襲蹙十一月甲寅馮李
二副參擊賊於鄆城等處斬首五百六十丙辰卻遊擊大
破賊於景州之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生擒四十庚申以
後馮副總擊賊千長垣斬首三十戊辰以後馮副參及金
副參輔河間臨清文安諸郡縣各斬賊級共三百三十有
奇俘百六十有奇乃歸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
乘輿方出知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挫

或京師復往至大名之小灘甲午許馮二帥破之於彰德
之何家屯等處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渡
河往往為官兵所敗是月將盡復自河間突至文安時值
郊賊閱伏近地而迫於官兵不能肆七年正月丁未朔六
七彥名自文安而下直成都指揮楊鼎等擊賊於梁安等
處斬首四十辛酉以後卻遊擊等破賊於臨朐之穆陵關
等處斬首六百甲子虎黨河南賊賈勉兒等三千人破碭
山西寅破蕭二月丙子朔時副總源等擊賊于陽武之賈
家灣諸處斬首三百八十巳卯賈勉兒等破睢寧殺官兵
劫倉庫獄燒掠縣治民居虜汚婦女備諸慘酷張都御史

帥兵往襲甲申賊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張公所遣指揮周正禦之賊不能前退往桃源屯干城子河張公遣至白洋河賊乃由靈璧虹縣西奔是日都指揮袁傑等擊賊於汶上之間村等處共斬首三百三十辛卯六七彥名毛老人等一萬七千掠邳州之加口集遂由贛榆過知城張公得報當河南賊甫去急引兵而東復遣兵於上游邀回漕舟以防燒虜半日間悉棹返完粟二十萬丙申夜賊寇沐陽張遣海州千戶張瀛引兵快六十餘騎往覘道遇賊三百騎瀛力戰斬三人而還賊去淮安桃源邳宿兵快遇敵各有擒斬張公復遣兵下清河淮安以捍之甲午

以後指揮侯贊及李遊擊銳等擊賊於南宮之崔虎店等處共斬首有九十庚子宿遷民吳敖以彥名之黨劉宗禮自首稟帖送張公處辛丑六七彥名擁衆寇邳州所過村落悉被傷殘去城二里許駐營賊皆白衣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張公視城唯東梢門二重當要害命張瀛騎過其隘戒毋用短兵第施弩礮賊三百騎破門而入瀛併開其內戰殺四賊賊棄屍擲水中而退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乃退遺神銃備卒馬騾百五十於近水沮洳中以餌我軍張公曰此莫放伐紋故知命勿取賊計不得行不三時拔營踰距山

去劉宗禮求降至城下解甲自陳云本霸州人充騰驤右
衛勇士與兄宗義被虜皆不肯為賊用嘗被撻又有于可
聲常自謂官門子弟反為賊奴驅使因與杜友才言怨白
龍五六廖榮等結誓欲殺六七彥名而降迺有河南楊虎
餘黨遣書欲來合羣六七等欲與共犯南京宗禮等因備
寫稟帖密付張仁令送來達後至州晤社遇吳教乃復令
來達張公至辛亥睢寧縣學生劉遜志密白迺被賊虜入
營欲帶去隨用有于可聲等密言我等數人已往張都
御史處首情今可復為密達速為奏過可以獻功又令遜
志代寫稟帖乃放出營又房付民劉道白三月三日賊渡

河不得而又有三人遣後隔河呼語大率同前令稟張公
勿殺宗禮云云張以宗禮劉道送許總兵所壬寅庚者等
二萬餘屯於扶溝之南閔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
卯六七等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皆
作煨燼殺死稅課局大使崔綸餘殺死者無筭甲辰河南
賊在亳州蒙城之界渡河南去是日劉副總暉破賊於滕
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趨徐許劉李鉉三帥提兵追襲
三月己酉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
行虞戍且遇賊衆五千官兵奮擊賊相却且戰且退至魚
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衆數百癸丑賊自劉

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衄隨所在脅聚寡而復聚陸公
聚諸路兵卻劉李溫恭四帥以及各州縣等裨將民兵畢
至分道屯襲彌布遠近陸公臨機運籌以授諸將莫不合
宜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太安哨騎東躡巢滌驚偏陵
寢丁丑陸公所集諸路兵與六七彥名等大群遇於高淺
波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
復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
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問道馳至
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
南壬辰都指揮楊鼎擊賊於徐之莊里集斬首七乙未張

副總後擊賊於武清之標伐屯斬首四十有奇成戎趙風
子管四兒王麻子等二千餘騎將自白洋河渡指揮周正
阻禦乃回薄睢寧夜至武城知縣蘇霄典史袁浩提兵拒
守己亥與賊戰浩中箭墜馬死之快牛張堂等殺賊六人
任孜等手殺二賊復被賊殺之却其腹李子成陷重圍箭
已盡麾鞭亦傷數賊竟破圍而出餘兵亦共殺數人賊乃
自竹園村過小支河北去庚子至邳之新安迨暹馬家淺
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虹西南而去是日劉溫二
副參通判韓守愚等邀擊於冠縣等處斬首二百四十唯
在二百餘賊潰而南奔五月十未渡棗林庚戌夜渡邳纔

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壬戌以後時源許李三帥破之於貢縣等處共斬首四百四十乙丑賊至陽邏團風丙寅却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過之於爛泥鋪負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為風折檣擊死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沂流劫掠是日丙午以後同知劉文寵等擊之於萊陽之杜家村共斬首二十乙丑以後指揮張勛僉事許遠等擊之於滄州之汪家舖等處共斬首二百七十生擒四閏五月甲申以後許僉事等又擊賊於海豐之大治河等處共斬首四十生擒七已

丑劉七彥名等與衆突來瓜州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而縱橫上下通泰如臯京自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張郁憲縉隨勢應變敷遣將校守吏防衛遏截通泰如臯泰興周家橋印莊儀真江都瓜州海門高郵寶應石莊諸要害地募兵教子分屯應援積芻粟築缺堤拘簡善泗者日夜警備六月朔日以後許白王二副總等擊上江賊於龍化集等處共斬首二百九十六生擒八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韓三等謀得馬竄亂淮北海州已酉張郁憲得真報急申嚴防禦拘藏馬羸賊計寤辛亥乃募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

州過南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門之東
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
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斬黃登陸
入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己卯至石灰河江口為
金叅將輔所破遂往銅陵至午反越瓜洲而南蹂周家橋
甲申在天生夾姜家嘴陸公在臨清以六月戊申受
勅令南下直抵蘇浙窮賊公乃迅馳以是日至揚州邏騎
報賊將犯儀真張都憲與溫參將提兵往赴之陸公督劉
副總之師趣瓜洲比至賊已東陸公急渡江至京口守截
特江南缺巡撫俞都御史諫治水在蘇州受勅參督

軍務陸公分兵配之及劉卻二帥備倭陳都指揮璠俱至
太倉集船而巡撫王都御史頌亦至駐於鎮江核檄江北
將吏設兵守禦備賊北逸既而仇總兵以兵至金叅將亦
自河南來將還鎮張都憲勸陸公留之公亦已命駐軍遂
令時副總守鎮江金與陳遊擊珣守瓜洲陸公自督諸軍
而東賊在孟瀆下港有標船至南岸賊起而掠常州守李
嵩殺之自西洋港起者部領孫文傳鎧執之斬首二十九
俘二十又犯江陰縣丞余凌雲殺之縣人以鐵菱角布賊
外漳土中縱牲畜賊爭起掠丞悉陷著鐵菱角不能起擒
數十人後更不救近城下矣賊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

相允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下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
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特書來索婢不與
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數
郡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
僅存八船其衆顛踣不知賊在船不能坐卧皆頭仆匍匐
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為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
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木老鴉藏藥及火於墩天中幾之
又為具形
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透船
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及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為之賊
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為查

山團聚或下崖散道輒為通州諸處守兵所蹙指揮劉葵
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昇等邀逐擒斬不絕庚寅斬首六
十俘四十七辛卯俘十七大抵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更
亦特嚴整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議授方略其夜三更
劉副總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副之卻遊擊帥
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日加未與賊戰
我軍聲發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馮高控險
鎗矢瓦石雨下鏖敵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旣偪僧行居人
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
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

分軍為三劉在山北卻在山南皆戴有蹠行而上半拖鎗
礮且上且攻有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
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舡艦山下以
備竄逃至是覓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
進退無地劉副總軍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
劉七勢急遂赴水死妾名為宣府遊兵十旗張鑑取首劉
副總擒斬餘賊賊截沉水賊級有四而北者高雲追斬之
皆盡已夜息兵甲午諸軍復登山搜擒賊已乃旋師凡斬
級四百七十有奇俘八十有奇其俘吳漢劉惠與劉七皆
僭王也遭虜脅從釋歸其家存先逋伏江陰膠州滄州諸

醫問漫記

遼 陽 賀 欽 著

九月五日清河羊山之戰虜見我軍奮勇追之即退遁追
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率我
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溝彼躡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
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為牽其
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有虜二十
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虜始歸軍士有云若
此緩緩與敵更選百十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
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

以此見為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虜聞兵至空室以道有一
勇健壯夫夜探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虜潛歸視
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挈數賊首歸
撫順有戶某夜當上城疑其毒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百
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牆百戶以
刀砍之墮而死視之乃虜賊也使其無刀既不能死賊反
為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百戶之以刀自隨非為巡城而
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
遼東管家庄長壯男子不在舍建州虜至驅其妻子去三

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為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
入虜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
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躡體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
死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也賊憚之不敢過其在
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所領十
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曰我走則脫
矣餘皆不免虜手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令其九
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一
弓可射通視虜來攻處向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曰傷者
毋坐坐賊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

得免歸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虜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出在者惟三四婦人
焉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
兩婦引繩一婦安矢於繩自窓綑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
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措一束擲於
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閏右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虜將脫取其甲冑衣服而殺
之其人自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銃擊虜碎其首而死虜
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邊上

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瘡者
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
自言渠貼某臺軍五名三為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
邊軍二人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
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戶
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曰汝
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擄去却遣人貼之臺軍少可以
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若曰貼者嘗不往也可居處
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營城臺虜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戶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多來報讐劉患之預徙他臺越二日賊衆果來約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甕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傍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為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為腹心頭目手足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為國而不為家為君而不為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先退遁以為民望無謀者率迷或以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

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得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哉經年不操兵何由精

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無勇無耻亦甚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為將者明知

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千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堂築土墻圍之屯劄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道濠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圍功主者不即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至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霍南城上一無目者方氏夜爲人斫其首去數口棄出之驗不過恐爲人

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爲人斫其首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者爲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夕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女子死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想拖入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漢家首再驗無之有衆見網中痕者有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剗去其灸瘢者有烟火薰其

網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某者年前死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葬厥子聞時變不善日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尾半出無首矣不敢聲究賊因是焚之印底有瘡者又與一小廝為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旬中初以繩扼其口不令得叫後殺其小廝瘡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衙衙門一小廝為人割其首云是民吏之第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教人買漢家首者呼者不至恐事發故再後於廣寧竟成之此決非虜首無疑者當時得功後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此而在位畧不加以意究意恐壞其功余曰功自功罪自罪兩不相妨

小人無知來機造福非上人使然然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錠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柴兩一錠是真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於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究實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尤多

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 朝庭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月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

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之矣或信之反輕其為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陝西時嘗信任之
翁泰李錦咸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寓京師有五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為贅壻不從右二人聞之
工科高文著
夫禱蘇州崑山籍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年徐文亮
陳先生江西樟墅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為

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先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絕意不為開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瑋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察官為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率多望風逃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稱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四十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

人才之難也。曰：吾今四十，始知此理。其所以難者，蓋以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十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
以西銘為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為御史給事中，既得之
若不言，却是錯過了也。其所以難者，蓋以
成化辛亥，李公漢章以戶部主事差守一京城門，與奉御
御史同往時，奉御正坐，御史主事則左右側坐。公更為一
列，奉御不然，固欲如舊，且以不知禮，詎公公曰：汝若太少
監，可如舊。今既奉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當言於
家公，曰：吾獨不能言之。朝耶奉御，詐諸中貴之秉權者，
以囑司徒河間馬公，召公至部，問公對之故。馬公曰：汝胡

不隨時，猶是秀才性氣觸忤，致禍吾不與也。公曰：以戶部
主事坐奉御之側，阿諛內臣，良為戶部之辱，故不敢從。倘
由是得禍，甘心受之，敢為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
汝為之，自足。公不在，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即命升馬
奉御，至見公在坐，不下馬而去。公曰：汝自使吾為代勞也，
終不為少屈。比卒事，竟不能禍。時欽叨官戶科，辱公不鄙，
與之交親。聞之，公如此嗚呼，即小可以知大觀一節，可以
知全體直節勁氣如公者，可多得也耶。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
書，如云：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自考曰：我之

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知言面正滿則
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
則喜不然則憂矣讀其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
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
以是而為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功則庶幾其有益不然
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脩哉

古之聖賢教人為君子方出求樂大典性理大全中最為
捷要讀書者固可學不讀書者得此捷要直方亦可學為
君子無疑也人患不肯信而謹守之耳能篤信而謹守之
其成君子甚易不然雖博學登科以躋顯仕止可謂貴人

而已其能成君子耶

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六日西邊大安綏
遠等處臺堡虜賊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十
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夜不勝乃退
輓軸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虜谷話虜電頭射之中右
手背張驚曰虜作反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
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
一矢中之墜崖死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
射不力為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發百餘矢中
虜死傷者數人矢竭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謂

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死矣夫夫不死賊
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
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
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虜望見乃解
退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
之法啓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 勅燒荒去却境外荒草使虜遠遁如何有燒裏
荒之理我曾與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塔可自
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殺草要荒草用脩邊人馬

要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塔莫道我已能射要
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為心於武藝固當
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武為念可也講
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一切着實事務雖
戲劇亦不可苟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為戲至凡飲酒
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志
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操弓
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矢方得出
至今人稱其善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民吏習射雖僧家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從役輕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猶不來益於兵運芻糧右自警編政事類所載者

威令行於所蒞誰敢不從其成功之易固當也今子以給事養痾林下教止可行於館下生徒而已餘人孰從焉予曰不然吾州舊名宜後以尚義者多改今名然在昔多尚義者今獨不然耶是事也世衡行之輔以威令成功固易今以不相統攝之間人行之誠亦難矣然不曰州之人尚義者多乎尚義者多則雖無威令人自知其為義而勇為之其成功豈不亦易耶况吾今雖病居亦時得見分守備禦千總百總管軍諸公談論及此必曰此吾守土在位者之事病居儒官乃為之吾可不助成之乎必下令城市鄉村凡在官不在官一切之人俱赴某處習射中者其以銀

